

(一)

时间:20世纪70年代初;人物:二妈,小木匠,六姑娘。小木匠是个挑担木匠。挑担木匠不比正经木匠,没人请他们打大床、大衣柜;挑担木匠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跑,干修修补补的活。

小木匠大头,但这不代表聪明,相反,他缺根筋,少一窍。也因此,他小30了还没娶媳妇儿。

谁见着小木匠,都可以拿他开开心,谈谈女人。“小木匠,来,帮二妈添条腿儿,我给你找新娘子。”二妈手脚齐全,她家凳子坏了,让小木匠修修。她拿新娘子作诱饵,小木匠已做了几回白活,这回,他没吭声,闷头磨刨刀。

为条凳子腿掏钱,二妈舍不得。她悻悻地往回走,小声嘀咕:“你也讨老婆,坟滩上孵小鸡——出鬼。”

码头上,六姑娘洗过脚,拎着一桶水回家烧饭。六姑娘有兄弟六个,他妈在怀第四个上,爹就指望换花样,女孩衣服都备下了,直到第六个生下来,都是带把子的。给他穿上花衣裳,告诉人是个丫头。六姑娘长得秀气,手巧,女红一学就会,村里人也愿意把他当丫头待。一次几个泥猴儿围着一条大船洗澡,他冷不丁从舱里出来,光着身子往河里一栽。六姑娘破了“真身”,一个半大小子一天唉声叹气、拿头撞墙。

二妈仔细研究六姑娘,突然乐了;她凑上去说了半天话,他也乐了。俩人急忙赶回六姑娘家,六姑娘穿上从前的花衣裳,扎上头巾,钻进了灶间。二妈把凳子往门掩里一扔,去找小木匠。

“跟二妈瞧个人去。”小木匠本不想去,手已被二妈攥紧了。看到灶间里一大姑娘,灶火映得脸红红的,羞涩、俏丽,不由人不信;“好可心人儿。”二妈的话像滴滴的,不由人不上钩。小木匠一点头,立即掏钱,二妈接过钱,手直哆嗦,赶紧吩咐人打酒买肉。干嘛呢?下饭!

喝酒的人都悄悄“别”进六姑娘家,怕露马脚,让其他人掺进来吃不痛快。二妈要六姑娘装像一点,不上桌,在里屋吃,六姑娘哪肯,干脆树新风,坐到小木匠边上。开始,大家吃得都很严肃,严肃得让小木匠奇怪。终于有人忍不住,“扑哧”一声笑起来,汤水溅了邻座一身。六姑娘如蒙大赦,摘下头巾,筛过别人的酒杯,狠狠喝了一口。小木匠目瞪口呆,整个人傻了。屋里爆出一阵怪笑。

小木匠明白,他又上当了。他跟着大伙哭似地笑了会儿,寻到门掩里二妈的凳子,说去修修,夹起凳子出去了。“吃过再去!”二妈急趋门前,做出拦的姿势。“不吃就是生气,就是不给二妈面子!”她把“面子”咬得很重。

小木匠仰着脸,庞大的身躯滑稽地扭来扭去,最后似乎下了决心,出门去了。屋子一时沉寂下来。“我造孽了。”二妈猛然冒出一句,吓大伙一跳。回头看

二妈二题

(小小小说)

陈永平

时,二妈胳膊搭着桌沿抹起眼泪来。大伙面面相觑,意识到做错一件事,参与了一个阴谋。二妈在腰里摸索出一个布包,一层层打开,拿出两块钱,去找小木匠。“等等,还有我们。”

钱凑齐了,小木匠也添好了凳子腿儿。太阳落山,小木匠的活干完了。不知怎样想的,他把钱压在一根木头下边,带上门,悄悄出了村,以后再没来过。二妈常跟人叨叨:“小木匠也不来了,小木匠也不来了……”

(二)

时间:20世纪70年代初;人物:二妈,朱伶俐。朱伶俐比小木匠还傻,近乎白痴。他爹妈在世曾给他讨过老婆,后来跟人跑了,村里人知道后只是叹口气,由她去了。他一人住在场头窝棚里,生产队长让他看猪圈。——他是“猪保安”。

朱伶俐看人杀猪吃肉,很羡慕。他拖来盆,倒一锅开水在里面,抱出一头半大的猪来;正要吧猪摁进去,小猪腾地从怀里窜出老远,一个急刹车,在原地转个圈,瞧瞧这位另类屠宰手,气哼哼地叫着去了……

朱伶俐长得丑,加上后天努力,更丑,孩子们看见都躲着。有一天天刚擦黑,几个孩子在场头捉迷藏,他兴高采烈跳出来,大声嚷嚷,手舞足蹈,两个孩子当晚惊悸发烧。

二妈来到朱伶俐窝棚,告诉他,孩子们胆小,怕,不能吓着他们。朱伶俐知道做错事,口中嘟囔,答应了。以后见到小孩,他自己躲起来。

朱伶俐偷东西。这首先与极度贫乏的物质生活有关,由此延伸出一种病,习惯性偷盗,逮什么偷什么,许多偷到的东西没有实用价值。有天夜里二叔小解找尿壶,半天摸不着,心想:是让朱伶俐偷了?天一亮,二叔打开朱伶俐的门:果然!

他小解要什么尿壶!朱伶俐偷东西都在晚上,村头村尾,有规律地、循序渐进地偷。过段日子,二妈就警告二叔:“留点神,朱伶俐!”

这天晚上,二叔喝了酒,睡得很沉。二妈从二叔巨大的呼噜声的缝隙里辨出窸窣窣窣的声音。二妈蹬了二叔一脚,二叔猛地抽住呼噜。“嗯……嗯?”二妈没答话。二叔也意识到什么。又是一阵窸窣窣窣的声音。二叔含混不清地说:“是朱伶俐吧。”二妈一证证实,掀开被子,一跃下床,眼见一个黑影窜了出去,二妈跨过短篱笆,一把薅住黑影子的衣领,朱伶俐跟猪叫一样哀嚎起来。

二叔放下心,翻个身,又睡了。二妈气咻咻揪住朱伶俐,掰开手一看,是只鞋底!二妈抡起鞋底,照着朱伶俐的背打:“我叫你偷,我叫你还偷!”

朱伶俐只要被逮住,就不再溜。月光下,朱伶俐蜷成一团,任二妈打,两只脚互相搓着,没有穿鞋。她忽然理亏心地,冲他吼道:“滚!”

没过几天,朱伶俐穿上了崭新的布鞋。

贤内助

(小小小说)

高晓春

这几年,市公司赵副经理可谓顺风顺水,36岁就擢升为副处级。也不怪老天爷眷顾他,人家不仅工作勤勉,而且为人低调,群众基础又好,还有写一手好字的高雅爱好,是市书法协会会员。更让人羡慕的是他有一个善解人意、温柔可爱的妻子。

赵副总在公司是“副职”,可在家却是“正职”。这不,家中哪怕买50元东西,妻子都要向他请示汇报;只要他的朋友登门,妻子都要下厨忙活,热情待客,让他尊严有脸面。特别是前阵子,赵副总的母亲住院,妻子忙得形容憔悴,都没空告诉在省公司培训的他,每次通电话都说家里平安无事。同事私底下议论赵副总前世“木鱼”敲通了,那是修来的福气。

这天,客厅里的赵副总低下了腰又聚精会神地临摹起来,那副《蜀素帖》来,尽管自己酷爱“米颠”的书法,临摹了好长时间,但还是不能达到惟妙惟肖的境地,他用拳头敲了敲有些酸痛的腰,吁出口气。这时,“叮当”,门铃响了,打开门,老熟人,是外协工程队的侯经理。

侯经理一进门便笑呵呵说,赵副总刻苦习书,字写得潇洒漂亮,难得、难得。说着点头哈腰。赵副总和悦地挥着手,口中谦和道:客气了,过奖,请坐,喝点茶!

寒暄之后,他们谈话的内容自然离不开书法,比如“二王”、“怀素”等书法大家习书的趣闻轶事,

两人的共同语言也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,侯经理喜欢龙飞凤舞的草书,而赵副总最擅长草书。他们就像故友重逢一样有说不完的话。

忽然,侯经理咳了一声,边伸手从茶几上抽出手纸揩着脸庞边对赵副总说,我公司大楼还有一个星期将落成,求您的墨宝,放在我的办公室作为座右铭,内容由您选定。

赵副总蹙眉沉思。片刻,他站起身粲然一笑说,我看就用诸葛亮《诫子书》中的“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”吧,但我不留落款哦。

好的,这也符合当前的作风建设。侯经理点点头慌忙站起身,连忙从包内取出几沓现金,说,这是润笔费,反正你又没有白拿,再说我给别人也是给……

侯经理啊!你怎么能叫他写字呢,日前,他参加市里书法比赛,总共不到千人,他只拿到600名,这种字既不能收钱,更登不了大雅之堂啊!

正在犹豫不决的赵副总一听,顿感脸颊火辣辣的。心里却不是滋味,人家都说我娶了“贤内助”,偏偏她在这时候跑出来这种灰心丧气的话,丢老公的脸面。

妻子板着脸说着,快步上前,将茶几上几沓现金塞进侯经理的包内。

此时,室内空气有些窒息,赵副总愣住了,侯经理脸也挂不住了……只见他阴沉着脸,皮笑肉不笑地说,不可能,不可能是600名,说着沮丧地拎起皮包,转身悻悻而去。

第二年,赵副总理顺利地去掉“副”字,兼任公司总经理。

多少年后,退休的赵总经理在清理妻子的遗物时,一本烫金的获奖证书映入眼帘,虽因年久发黄了,但翻开清楚地写着:市书法比赛“一等奖”。

赵总经理双手颤抖地捧着那张发黄的烫金获奖证书,禁不住老泪纵横……

“做一个平凡的人、做一个简单的人”始终是我的人生信条,并一直执著地坚持至今。拒绝顶替、不愿进城、频繁获奖、远离喧嚣,从而把自己永远定格在老实人、乡下人角色,守住这个角色我觉得很安逸、很幸福。

拒绝

韦志宝

上高中时,由于听收音机而延迟并影响同学们休息,老校长批评我“没有理想”,不得不佩服老人家的洞察能力,我确实没有理想,最终也不是出类拔萃的学生,没有通过上学途径跳出“农门”,一生扎根在农村,成为一位农民,一名农电工。其实,跳出“农门”并不仅仅上学一条路,我也有过其他跳出“农门”的机会,只是自己固执,一味地拒绝,因而错失了一次又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。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可惜,但没觉得后悔。

改革开放初期,父亲响应党的号召,从国家化学工业部普通干部岗位上提前五年退休,刚刚十五岁的我将要顶替进城工作。那时正是中考的关键时期,自我感觉学习还不错,上高中、上大学,凭自己的学业和本领找到一份工作是我美好的愿望,因而断然拒绝了顶替。此事轰动了整个村庄,亲戚朋友说我年幼无知,同学同伴常责怪我:“上学的最终目的不就是找一个好的饭碗吗?干嘛不要这个现成的铁饭碗,真傻!”邻居们也劝我,“供应户口多好呀,孩子,你可万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……”大家都为我着想,我十分感激。我也确实找不到拒绝顶替的理由,即使说出了我要上大学找工作的话来,也会十分牵强,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时代大家怎么能够接受呢?……后来,顶替父亲

工作的人下岗了,原因是文化水平太低,难以适应岗位工作。我为当初选择拒绝感到庆幸,如果我去顶替,必然也会是此番情形与后果。

五年前,公司清理人员混岗,恰逢扬州市公司借用我,凭借自己的工作能力,愉快地工作了一年,领导再三要求我正式调配到扬州工作,我依然坚决地拒绝了。他们十分不解,许多人想方设法调往扬州工作,你怎么就背道而驰?我确实找不到拒绝的合适理由,只是说让我再考虑考虑。诚然,我也懂得“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”的道理,拒绝在扬州就意味着直接到乡镇工作,也许对于别人会是两难的抉择,而对于我且只有一个选择——乡镇供电所,因为我是农电工程服务“三农”。几年来,我凭借在机关工作的经历,结合在基层工作的实践经验,在农村广阔天地自由飞翔,科技论文、创新成果、典型经验、发明创造均有所建树,社会媒体、行业新闻也进行了报道,不仅充实了自己,也展示了新时期老一代农电工的风采。事实证明,我当初的拒绝无疑是明智的、正确的。

近年来,我也拒绝了一些名誉和利益。尤其在名誉面前,我更是拒绝有加,去年年终评比出现的“三次让奖”,营造了和谐的氛围,曾经成为供电所乃至公司的美谈。利益面前恪守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的原则,该拒绝时就果断拒绝,这种拒绝在别人心中“做秀”也好,“不近人情”也罢,总之是必须的。只有懂得拒绝,才能守住幸福。

在我们家乡荷塘湖泊中,都有亭亭玉立的身姿。于细雨霏霏中观赏荷,是一种享受,也带着几分的惆怅。这水乡的大千世界啊,到了七月,就是荷的天下一汪汪,一片片满塘满河的荷叶,撑起一片绿的世界,小城的空气中也散发着荷叶缕缕的清香。其景是那样温柔,又淡雅如水墨一样婉约。

七月,荷的遐想

顾永华

走在雨的世界里,却忘记了撑开手中的伞。如果你在身边,一定会笑我犯傻。总是会因为一份美丽,而忘我,而流连忘返。总以为只要喜欢就好,只要欣赏就好,让一些感想只是存储在心间,然后,独自品味,独自欣赏。

可是,这红尘中的的是是非非啊!说不明,道不清,梳不齐,理还乱。就像这眼前零星点缀着的荷花,在袅娜地开着,在清风细雨中轻轻地摇曳着,是在随风吗?是在随性吗?无人知晓。毕竟我不是荷,何来那些无端的猜想。只是,我不知道,是天空在下雨,还是我的心在下雨?是荷花在发出轻叹,还是我在发出轻叹?时光安静无语,唯有岁月的年华在悄无声息地流淌。

我还是沉醉在遥远的昨天,把你想象:一条小船在荷塘中漫游,清的水,绿绿的荷,还有粉红色的花。你忘情地看着满眼的绿荷,一手拿着一朵荷花,一手拿着一枝莲蓬,不时开心地笑出声来,引得蜻蜓在花苞上些许时间都不敢落下。我把你看成水乡的采莲女,于是就想起《西洲曲》里的诗句:“采莲南塘秋,莲花过人头;低头弄莲子,莲子清如水。”好一个“莲子清如水”,我看着你水中美若荷花的倒影,独自感受着如诗如画的美景,是荷花美,还是你美,我觉得都美。此刻,我撑船的竹篙不由自主地横放船尾,我怕因为篙子插水,毁了如镜的水面,毁了你如画的倒影。那时,我们年少只懂得爱美,只把你美若荷花的情影放在心里。年少时不懂得爱情,懂得时你已在他乡。如今,同一个月夜,我在河塘边追忆,你在山道上流连。一个望月一个看山,此月与彼月,仍然姣好明媚,我只能独自把你想象。时光,爱,伤感,温暖,能记得哪一样,能遗忘哪一样。记忆是无花的蔷薇,永远不会败落。遇见过的美好,已

经深深浅浅地存在我的记忆里。我知道人生路上初时的相识,不一定能相伴走到终点。但是我总记得你,记得最初遇见时的那一角晴朗蓝天,记得美若莲花的身影,记得月光映照下你的倩影,记得我曾对你说的那句话:等我老了,就去找你。

所以,七月,是遐想的季节。“清澈的水映照着碧绿的荷叶,亭亭的荷花在微风中悄然绽放。”当脑海中想起这样的文字的时候,眼前就会隐隐约约出现你美丽脱俗的身影。静月绿荷,一个将人间最美的月光与世间最雅的花融为一体的女子,模样是那样的清美,仿佛世界里满是莲花淡淡的清香。

雨淅淅沥沥地下着。我沿着荷塘的石阶款款而下。风在戏雨,雨在戏荷,我只需带着眼睛看,带着耳朵听,用手轻拥碧波,托一些盈盈的月光,沉下去的心酸,无人提起。风至处,荷叶上下摇曳,露珠闪着珠光在荷叶上滚来滚去,最终滚入荷塘,带着珠光熄灭在一泓清静的水里,再分不清哪是露珠,哪是水。其时,我当露珠为心中的记忆,当岁月时光的记忆。风与水无形,年华消失于无形。

总相信在最美的年华,一定会遇到一场最美的邂逅。在七月,月光如水的日子里,看荷花在荷叶间安枕无忧,真希望你能够在我的心中驻留千年。只是,岁月无情,只是我既不能让时光停留,又无法穿越时光,只能看着最美的时光,就那么安静地走远,直到连你记忆中的身影都模糊了,还痴痴苦想着,不肯回头。怕错过,越怕,就真的错过了。如今,你已经走远,我不能生活在童话的故事里。如果故事重头开始,即使我不能留住你,也将与你同行。现在在月光下我只能如是说,你见与不见,只是表面相逢,但其实你已经永驻在我的心房,那里没有风雨没有孤独,只有阳光只有温暖,所以我又天天相见,流连在花前月下。

荷花的美丽,谁都知道。荷花的心思,谁又能懂。只有真的捧在手上,品在心里的人,才会知道。现时间我好想像电影中的穿越那样,瞬间出现在你的身边,与你重新出现在开满荷花的荷塘,让你就那么美美地赏莲,而我就那么静静地看你……



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